



THE ARBAT'S
CHILDREN



阿尔巴特街
的儿女

[俄] 安·雷巴科夫 / 著
夏仲翼 等 / 译



译林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THE ARBAT'S
CHILDREN

阿尔巴特街
的儿女



[俄] 安·雷巴科夫 / 著

夏仲翼 刘宗次 / 译

译林出版社

再版时的话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中译本初版时，我曾写过一篇“前言”。现在《译林》出版社购得此书版权，准备再版。编辑先生问我，时事变迁，对十年前写的“前言”，是否要做些修改，或是另写一篇。重读那篇短文，其中关于这部小说的内容，关于小说发表时在苏联社会引起的震动，当时苏联文坛的动态和苏联社会气氛的文字，说的都是事实，不好再改了。我想，如果编辑先生同意，不妨把那篇“前言”仍附在书后，供读者读小说时参考吧。

当然，十年前，我没想到苏联会解体。不仅是我，作家雷巴科夫，我当时接触到的许多苏联人，甚至还有一九八五年苏联那场改革的发动者，恐怕也都没想到苏联会解体，而且解体得如此迅速、彻底。美国有个资深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叫小杰克·马特洛夫，他是苏联解体过程中许多事件的参与者，了解很多内幕，对一些事可以说有“先见之明”。但就连他也说，当他看见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并被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代替时，“对所发生的巨变感到震惊”^①。

本世纪初，俄国人为什么选择了十月革命。本世纪将结束时，苏联人民为什么又另作选择？二十世纪留给人类的这个问题恐怕不是这一代人消化得了的。历史大爆炸过后总要经过相当的岁月才能尘埃落定，散尽余热，让人们冷静地去分析全部事件的真相。

^① 小杰克·F·马特洛夫著：《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4页。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是苏联解体前苏联文学反思苏联历史的产物。中国人在相当长时间曾经是“走俄国人的路”的。所以，任何一部反思苏联历史的书理当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儿女》的再版是值得的。

刘宗次

一九九八年六月



目 录

再版时的话	刘宗次	1
第一部 (1—30 章)		1
第二部 (1—20 章)		271
第三部 (1—20 章)		467
后来的话		717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及其他	刘宗次	723

第一部

第一章

阿尔巴特大街上最大的一幢房子坐落在尼柯斯基胡同和银钱胡同之间，这两条胡同如今叫木匠胡同和阳春街。这是三栋联在一起的八层楼，第一栋的正面镶着一块白釉瓷砖，上面挂着五花八门的招牌：“透花刺绣”、“矫正口吃”、“花柳性病，泌尿专科”……三栋楼之间是两个又深又暗的院子，进出院子要通过低矮的拱门，拱门的角边都包着洋铁皮。

萨沙·潘克拉托夫从楼里出来就向左拐弯——朝斯摩棱斯克广场走去。姑娘们结伴在“阿尔斯”电影院附近踟蹰着，这是阿尔巴特街和道洛葛密洛夫街上的女孩子，也有人是从勃留希哈街上来的。她们看似漫不经心地翻起大衣领子，一个个都抹着口红，卷了睫毛，流目顾盼，若有所待，脖子上系着花头巾——这是阿尔巴特街上入秋后的时髦。电影散场了，观众从后院里走出来，人群经过狭窄的门拥向大街，一帮小伙子兴冲冲地在门口挤来挤去，他们从来都是这些地方的主宰。



阿尔巴特大街上的一天结束了。第一批苏联制造的“嘎斯”牌和“阿莫”牌汽车在沥青路面上奔驰着，追过一辆辆老旧的马车，有轨电车道之间则仍旧铺着鹅卵石。电车从车场出来时加挂着一节、甚至两节车厢，徒然地试图解决这座大城市的交通问题。地下已在铺设第一期地铁工程，因此斯摩棱斯克广场上的地道口竖立着高高的木架子。

卡佳在“橡胶”工厂俱乐部旁的圣女地等萨沙，她是个高颧骨、灰眼睛、来自草原的小丫头，穿着一件乡下土制的厚毛线套衣，散发着酒气。

“我们几个姑娘喝了点葡萄酒。你没过节吗？”

“什么节？”

“什么节……圣母饼幪节^①。”

“啊……”

“你就会‘啊’……”

“咱们上哪去？”

“上哪儿……去我朋友那里。”

“要带什么？”

“菜那里有。买瓶伏特加吧。”

他和她穿过大沙温胡同两旁的旧工人宿舍，那里传出醉汉的叫声、嘈杂的歌声、拉手风琴和放留声机的声音，然后顺着工厂木栅栏之间的狭窄通道而下，走到滨河街上。左面是斯维尔德洛夫和利维尔斯工厂的宽大的窗户，右边是莫斯科河，前面是新圣女修道院的院墙和环城铁路桥的铁栅栏，再往后就是沼泽地和草场、柯契基和卢日尼基低洼地了……

“你领我上哪儿去？”萨沙问道。

“哪儿，哪儿……走吧，叫化子进村——绕个弯也值得。”

他搂住她的肩膀，她想甩开他的手。

“别性急。”

萨沙搂得更紧了。

“你别不安分。”

这是一幢孤零零的四层楼房，他们穿过一条光线黯淡的长走廊，走廊两边是数不清的房门，在最后一个房门口卡佳说：

“玛鲁霞有个男朋友……你什么也别问。”

一个男人脸冲墙，躺在沙发上睡觉。窗户旁边坐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只十岁出头的样子，两人朝门口望了一眼，向卡

^① 俄历十月一日为圣母饼幪节。

佳问了声好。屋角里的洗手池旁边放着一张做饭的小桌子，一个年纪比卡佳大许多的矮女人在那里忙着，脸上显得十分和蔼可亲。她就是玛鲁霞。

“我们等了好久，都以为你们不来了，”她说，一面擦手，一面摘围裙。“我们想，大概是在哪里喝上了……瓦西里·彼特洛维奇，您起来吧，客人来了。”

那个男人站了起来。瘦瘦的个儿，脸色阴沉。他摸了摸稀疏的头发，用巴掌搓了一下脸，驱走睡意。他的衬衫领子压皱了，领带结也是松散的。

“烤好的馅饼都发干了，”玛鲁霞从放在桌上的黑麦粉烤馅饼上揭掉毛巾说道。“这是豆馅的，这是土豆馅的，那是白菜馅的。托玛，拿盘子来。”

女孩子在桌上放了几个盘子。卡佳脱了外套，从碗柜里取出刀叉，立时摆起桌子来。她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显然，来过这里不止一次。

“你把房间收拾收拾！”她吩咐玛鲁霞。

“午饭以后睡过头了，”她解释说，同时把椅子上的衣服收起来。“孩子们裁得到处是纸。维佳，把纸捡起来。”

男孩趴在地板上把碎纸片收起来。

瓦西里·彼特洛维奇就着脸盆洗了脸，系紧了领带。

玛鲁霞从每个馅饼上给孩子们各切下一块放在窗台上。

“你们吃吧！”

瓦西里·彼特洛维奇斟好伏特加酒。

“祝节日快乐！”

卡佳望了望萨沙以外的所有的人。她这是第一次领他到自己熟人家来，她在这里总喝伏特加，和他在一起时只喝红葡萄酒。

“瞧你逮了个多漂亮的黑眼睛小伙子！”玛鲁霞指着萨沙，乐呵呵地说。

“黑眼睛，还鬃头发哩！”卡佳笑着说。

“年轻时鬃发，到老了就会掉头发，”瓦西里·彼特洛维奇开口了，说完又拿起酒瓶。这会儿萨沙已不觉得他阴沉沉了。他说话多了起来，像是要交个朋友的样子。玛鲁霞温存地、会意地望着他们。

萨沙为玛鲁霞似乎护着他而感到高兴，他喜欢坐落在城郊的这栋房子，喜欢墙外的歌声和手风琴声。

“你们为什么不吃？”玛鲁霞问道。

“谢谢，我们吃着哩。烤馅饼很好吃。”

“要有好作料的话，我能烤出比这好得多的饼，可现在连酵母都搞不到。得谢谢瓦西里·彼特洛维奇，是他带来的。”

关于酵母，瓦西里·彼特洛维奇挺认真地说了两句什么话。

孩子们还要馅饼。

玛鲁霞给他们每人又切了一块。

“你们以为全是给你们烤的？！你们的小宴会结束了，洗脸去吧！”

她收起他们的被子，走出房子，到邻居家去了。

孩子们睡觉去了。瓦西里·彼特洛维奇也起身要走，玛鲁霞去送他。她临走时对卡佳说：

“干净床单在柜子里，你拿吧。”

等玛鲁霞一走，把门关上后，萨沙问道：

“她为什么要他这样的人？”

“她丈夫躲着不付赡养费，找都找不着，总得过日子呀。”

“就当着孩子们的面？”

“难道宁肯让他们饿肚子？”

“他可太老了。”

“她也不年轻。”

“怎么不结婚？”



她皱着眉头看了看他。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结婚？”

“你想嫁人吗？”

“想……算啦！睡觉吧。”

这可不同寻常。每次他要得到她时都好像是初次相会一样，今天她却自己铺好床，脱衣服，只说了声：

“熄灯吧！”

后来，她用手指抚弄他的头发……

“你真强壮，姑娘们大概都喜欢你。你就是太不小心。”她俯身望着他的眼睛。“我给你生个黑眼睛小子，不怕吗？”

这种事迟早总要发生的，有什么关系，让她去做人工流产好了。无论是他，还是她，都不需要孩子。

“你怀孕了？”

她把头埋进他的肩膀，紧紧地贴着他，似乎是寻求他的保护，使她免遭人生的种种不幸和痛苦。

关于她，他知道些什么呢？她住在哪儿？是在姑姑家？在公共宿舍？还是自己租一间小房？要是搞不好错过了期限怎么办？人工流产！她对家里怎么说？在单位上交张什么样的病假条？她带着个孩子上哪儿去？

“真要碰上了，你就生吧！咱们结婚。”

她依然埋着头问道：

“我们给他取个什么名字？”

“到时候再说，还早哩。”

她又笑了，挪开了身子。

“你不会娶我的，我也不会嫁给你。你多少岁了？二十二？我比你还大哩。你文化高，可我呢？才念过六年级……我要嫁人，可不是嫁你。”

“嫁谁呢？有意思。”



“是有意思……一个小伙子，我们乡下的。”

“他在哪儿？”

“在哪儿，在哪儿……在乌拉尔，他要来，把我带走。”

“他是什么人？”

“什么人……修机器的。”

“你早就认识他了？”

“我不是说了吗？一个村的。”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跟你结婚？”

“还没荒唐够，所以没结婚。”

“现在荒唐够了？”

“现在他都三十岁了。你知道，他都有过什么样的女人……”

“你爱他吗？”

“嗯，就算爱吧……”

“那你为什么还和我约会？”

“为什么，为什么……我也想生活。你盘问个没完，就跟民警似的，去你的吧！”

“他什么时候来？”

“明天。”

“我和你再也不见面了？”

“要请你参加婚礼么？……他可壮得很，动一下你就完啦。”

“这可还得走着瞧。”

“嗨……”

“你不是怀孕了吗？”

“谁说的？”

“你刚说的。”

“我什么也没对你说，你自己想出来的。”

有人轻轻地敲门，卡佳去给玛鲁霞开了门，又躺下了。

“我把他送走了，”玛鲁霞开了灯。“你们喝茶不喝？”



萨沙伸手去拿裤子。

“您干吗？”玛鲁霞说。“没您的事儿！”

“他怕难为情，”卡佳笑着说。“和我玩玩都不好意思，还打算结婚。”

“结婚不费功夫，”玛鲁霞说。“离婚也不费功夫。”

萨沙把剩下的伏特加倒进酒杯，吃着烤馅饼。总的说来事情了结得顺顺当当，为此，他应该感谢卡佳。那个什么修机器的，大概确有其人。其实，问题也不在他身上，问题是卡佳又在戏弄他，而他自己，傻瓜一个，也觉得没劲了。萨沙起身了。

“你上哪儿？”卡佳问道。

“回家去。”

“您这是怎么了？真是的。”玛鲁霞不安起来。“您睡吧，明天早上再走。我到邻居家去过夜，您对谁都不碍事。”

“我该走了。”

卡佳闷闷不乐地望着他。

“你知道怎么走吗？”

“我不会迷路的。”

她把他拉到自己身边。

“留下吧！”

“我走了。祝你幸福。”

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好姑娘！当然有些遗憾。如果她不再来电话，他们是再也见不着了：他不知道她的地址，她也不告诉他，总说“姑姑会骂人的”。她甚至都不说在哪个工厂工作，说是“省得你堵在工厂大门口碍事”。

以前她偶然通过自动电话给他打电话，两人一起去看电影，或是逛公园，然后就到“不愁园”花园深处去。月光下帆布折叠躺椅泛着白光，卡佳把身体扭转过去。“你尽琢磨什么……你还



老缠着我……”可后来又用她发干的、饱经风霜的嘴唇紧紧地吻他，用粗糙的双手抚弄他的头发。

“我第一次把你当成茨冈人了。我们老家村子附近住过茨冈人，也像你这样黑黑的，不过你的皮肤是光滑的。”

夏天，妈妈到姐姐别墅去住的时候，她就上他家来，她让坐在大门口的那些女人看得不好意思，眼睛满是怒气：“她们死盯着看，我这辈子再也不来了。”

她总是这样：打通电话后不吭声，然后挂上，又再打……

“卡佳，是你吧？”

“嗯，是我……”

“你为什么不答话？”

“我又没打过电话……”

“咱们见面吗？”

“咱们能在哪儿见呢？”

“公园旁边怎么样？”

“亏你想得出……到圣女地来吧！”

“六点，还是七点？”

“我六点来……”

这都是他等她电话时回忆起来的。第二天他本想从学院早点赶回家——没准她忽然打电话来。可结果留下来出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墙报，后来被叫去参加党员大会了。

门口没有空位子，萨沙从一排排挪乱的椅子中间挤到前面去，碰撞着坐得很挤的人，这引起了党委书记巴乌林不满的眼光，这是个浅褐色头发的结实男子，长着一张普通的、带一股倔劲的圆脸，蓝色的缎纹竖领衫下鼓突出宽大的胸膛，短短的颈脖上紧扣着两个小小的白扣子。他一直盯着萨沙，等他在一个角上坐下后才又转过脸来对克里沃卢奇科说：



“克里沃卢奇科，是您破坏了集体宿舍的修建工程。对客观原因谁都不感兴趣！给突击工程拨了基金吗？您负责的不是玛格尼特卡^①，而是学院。为什么您事先没有打招呼说工程期限是不现实的？啊，原来是现实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如期完成？您入党二十年，是吗？……为您过去的功劳我们给您深深作揖，但对您的错误我们也不会客气。”

巴乌林的口气使萨沙吃惊。对副院长克里沃卢奇科学生们都有几分畏惧。人们常说起他赫赫有名的军事生涯，他至今还穿着军人制服、马裤和皮靴。他有点儿驼背，长鼻子显得神情沮丧，下眼皮浮肿，从来不和任何人交谈，甚至人家向他问好时他也只点点头而已。

克里沃卢奇科一只手撑在椅子靠背上，萨沙看见他的手指在发抖。这个平常总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人此刻竟露出软弱，显得有些可怜。事实上确实没人提供工程所需的材料，现在却谁也不愿意想到这一点。只有萨沙的系主任杨松，一个泰然自若的拉脱维亚人，用调解的语气对院长格林斯卡娅说：

“要不，再给他一个期限吧？”

“多少期限？”巴乌林故作好心，但隐含着杀机地问道。

格林斯卡娅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像是因摊上一个如此不中用的副手而感到委屈。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研究生洛兹加切夫站起来，戏剧性地举起双手：

“难道连铁铲都运到玛格尼特卡去了吗？大学生要用手指头抠冻土？团支部书记坐在那里，让他说说，他们是怎样不用铁铲干活儿的。”

巴乌林好奇地望了望萨沙。萨沙站起来。

“我们没有不用铁铲干活。是有一次工具房关门了，后来管

^① 指玛格尼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工程。

理员回来了，就发了铁铲。”

“你们等了很久吗？”克里沃卢奇科头也不抬地问道。

“十分钟。”

洛兹加切夫搬出萨沙来作证，结果并不成功，他责备地摇头，似乎弄巧成拙的不是他，而是萨沙。

“对付过来了？”巴乌林讥笑地问。

“对付过来了。”萨沙答道。

“你们多少时间干活儿，多少时间停工？”

“根本就没有材料。”

“你怎么知道？”

“这人人人都知道。”

“潘克拉托夫，你辩护也是多余的，”巴乌林严厉地说。“这很不合适！”

党委委员们同意把克里沃卢奇科开除出党，举手表决时都避开眼睛不看他。只有杨松弃权。

克里沃卢奇科走出房门时，背驼得更厉害了。

“我们收到副教授阿吉疆的一份报告，”巴乌林宣布后看了萨沙一眼，好像在问他：潘克拉托夫，现在看你说什么？

阿吉疆在萨沙那个班上讲社会主义统计基本原理，但讲的不是统计，甚至也不是基本原理，而是讲那些歪曲基本原理的人。萨沙直截了当地说，倒不妨给他们讲讲会计学本身是怎么回事。阿吉疆这个一头鬃毛的老滑头，当时只笑了笑，现在却给萨沙安上了罪名，说他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统计科学的基础。

“有这么回事吗？”巴乌林的蓝眼睛冷冷地盯着萨沙。

“我没说过不要理论，我是说我们没得到会计学的知识。”

“你对科学的党性问题不感兴趣吗？”

“感兴趣。但也关心具体的知识。”

“党性和具体性之间有区别吗？”

